第五十四卷

人品部九

將略

韓信　馬服君　賀齊
崔浩　劉裕　楊珉
徐光　韓孝寬　李靖
李光弼　張睢陽　单騎見虜
白孝德　李愬　李泌
溫造　楊素　桃天子滕
懷恩　曹瑋　難置度外

不聞人馬聲　縱五鴿　狄武襄
不可悔不止　數萬甲兵　請幸澶淵
萊公遺韋　劉錡　討楊么
號令如山　敗劉豫　追元順帝
鵞鴨鳴噪　韓中丞　服戎紀事

卷五十四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五十四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人品部九

將略　附 兵戰　女將

韓信張耳擊趙趙使成安君陳餘聚兵井陘口廣武君李左車說餘曰韓張乘勢遠鬭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糧食必在其後願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絶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不十日兩將之頭可致於麾下餘自稱義兵不用韓信間知之大喜

乃引兵下夜選輕騎一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望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望見大笑平旦信引兵出井陘口趨趙壁擊之戰良久信與張耳佯棄鼓旗走水上軍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趙軍還歸壁見壁皆漢幟大驚亂遁走漢兵夾擊大破趙軍斬成安軍於泜水上擒趙王歇諸將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反以背水陣勝何也信曰兵法不云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

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驅市人而戰子之生地皆走寧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史記

初趙奢爲田部吏收租稅平原君家不肯出奢以法殺其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之奢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强國强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賢之言於王使治國賦國賦太平民富而府實及秦圍閼與王召羣臣問之廉頗樂乘皆曰道遠險陿難救奢曰道遠險陿如兩鼠鬬於穴中

將勇者勝王乃令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師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震有言急救武安者奢立斬之堅壁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入趙軍奢善食而遣之間還報秦將大喜奢既遣間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距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師聞之悉甲而往趙軍士許歷請諫奢進之歷曰秦不意趙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奢曰請受教歷復請曰先據北山者勝奢即發萬人趨之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秦師大敗解閼與而還趙封奢爲馬服君以許歷

爲國尉 綱目

三國時吳將賀齊字公苗擊黟歙諸賊中有善禁者交戰官軍刀劍不得拔弓弩射皆還自向齊長情有思曰吾聞金有刃虫有毒者皆可禁無毒無刃者不可禁彼必能禁吾兵者也乃多作勁木白棓以精卒五千先登賊恃有禁必不能備以棓擊之禁果不得大敗賊 太平御覽

齊郡太守王懿降魏上書言劉裕在洛宜發兵絶其歸路可不戰而克魏主嗣善之以問崔浩曰劉裕克乎對曰克之嗣曰何故對曰姚興好事虛名而少實用子泓懦弱兄弟乖爭裕乘其危兵精將勇何故不克嗣曰裕

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垂籍父兄之資修復故業國人歸之易以立功裕奮寒微不借尺寸討滅群盜所向無前其才優矣嗣曰裕既入關不能進退我以精騎直擣彭城裕將若何對曰今屈丐柔然伺我之隙而諸將用兵皆非裕敵與兵遠攻未見其利不如靜以待之裕克秦而歸必篡其主關中華戎襍錯風俗勁悍裕欲以荆揚之化施之函秦此無異解衣包火張羅捕虎雖留兵守之人情未洽趍向不同適足資敵耳願且按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爲國家之有可坐而守也嗣笑曰卿料之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將相若王猛之治國苻堅

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幼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劉裕之
平禍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嗣曰屈丐何如對曰屈丐
國破家覆寄食姚氏受其封殖不思報恩而乘時徼利
盜有一方結怨四鄰雖能縱暴於一時終爲人所吞耳
嗣大悅語至夜半賜御縹醪十斛水精鹽一兩曰朕味
卿言如此故欲共饗其美然猶命長孫嵩叔孫建各簡
精兵伺裕西過南侵彭沛綱目
劉裕從徐兗刺史桓修入朝玄謂王謐曰裕風骨不常
盖人傑也每遊集必引接殷勤贈賜甚厚玄妻劉氏亦
謂玄曰裕龍行虎步瞻視不凡恐終不爲人下不如早

除之玄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用者俟關河平定別議之耳玄以桓弘鎮廣陵刁逵鎮歷陽裕與何無忌同舟還京口密謀興復劉邁弟毅家於京口亦與無忌謀之無忌曰桓氏彊盛其可圖乎毅曰天下自有彊弱苟爲失道雖彊易弱正患事主難得耳無忌曰草澤之中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唯有劉下邳無忌笑而不答還以告裕遂與定謀平昌孟昶爲桓弘主簿至建康還裕謂之曰草間當有英雄起卿頗聞乎昶曰今日英雄有誰正當是卿耳於是裕毅無忌昶及裕第道規諸葛長民等相與合謀起兵道規爲桓弘參軍裕使毅就道

規昶共殺弘據廣陵長民爲刁逵參軍使殺逵據歷陽
無忌夜草檄文其母劉牢之姊也登屏風窺之泣曰吾不及東海呂母明
矣汝能如此吾復何恨裕托以遊獵與無忌收合徒衆
得百餘人詰旦京口門開無忌著傳詔服稱勅使居前
徒衆隨之入斬桓修以殉裕問無忌曰急須一府主簿
何由得之無忌曰無過劉道民道民者東莞劉穆之也
裕曰吾亦識之即馳信召焉時穆之聞京口讙譟聲晨
起出陌頭屬與信會直視不言者久之返室壞布裳爲
袴往見裕裕曰始舉大義須一軍吏甚急卿謂誰堪其
選穆之曰倉猝之際畧當無見踰者裕笑曰卿能自屈

吾事濟矣即於坐署主簿孟昶勸桓弘其日出獵天未明開門出獵人昶與劉毅劉道規帥壯士數十人直入斬之因收衆濟江衆推裕爲盟主總督徐州事以昶爲長史守京口裕帥二州之衆千七百人軍於竹里移檄遠近玄加桓謙征討都督謙等請亟遣兵擊裕玄曰彼兵鋭甚計出萬死若有蹉跌則彼事成而吾事去矣不如屯大軍於覆舟山以拒之彼空行二百里無所得鋭氣已挫忽見大軍必驚愕我按兵堅陣勿與交鋒彼求戰不得自然散走此策之上也謙等固請乃遣吳甫之皇甫敷相繼北上玄憂懼特甚或曰裕等烏合微弱勢

必無成何慮之深玄曰劉裕足爲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摴蒱一擲百萬何無忌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甫之玄驍將也 綱目

西陽夷寇江夏太守楊珉請督將議之諸將爭言方畧騎督先伺獨不言珉曰將軍何以不言伺曰諸人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常勝伺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珉善之 涉世雄談

後趙王勒欲自將救洛陽程遐等固諫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出召徐光謂曰庸人之情皆謂劉曜鋒不可當曜

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怠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也若洛陽不守曜必自河以北席捲而來吾事去矣卿以爲何如對曰曜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爲可知也以大王威略臨之彼必望旗奔敗平定天下在今一舉矣勒笑曰光言是也乃使內外戒嚴命石堪等會滎陽石虎進據石門勒自統步騎濟自大堨謂光曰曜盛兵成皐上策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此成擒耳至成皐勒見趙無守兵大喜舉手加額曰天也卷甲銜枚詭道兼行出於鞏訾之間曜專與嬖臣飲博不撫士卒左右或諫曜以爲妖言斬之俄而

洛水候者與後趙前鋒交戰擒羯送之曜問之知勒自
來色變使撤金墉之圍陳於洛西衆十餘萬南北十餘
里勒望見曰可以賀我矣帥步騎四萬入洛陽城虎引
步卒攻趙中軍堪以精騎擊其前鋒大戰於西陽門勒
躬貫甲冑出閶闔門夾擊之曜素嗜酒至是將戰飲數
斗至西陽門揮陳就平堪因而乘之趙兵大潰曜昏醉
墜馬爲堪所執勒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獲之
其抑鋒止銳縱其歸命曜至襄國勒嚴兵圍守使曜與
其太子熙書諭令速降曜但敕熙與諸大臣匡維社稷
勿以吾易意勒乃殺之 綱目

北周主謀伐齊命鎮邊益儲待加戍卒齊人聞之亦增守禦周柱國于翼諫曰彊埸相侵互有勝負徒損兵儲無益大計不如解嚴繼好使彼懈而無備然後乘間出其不意一舉可取也周主從之韋孝寬上疏陳三策其一曰齊自長淮之南悉爲陳氏所取内離外叛力盡計窮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爲犄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鵶又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絶并晉之路百道俱進並趨虜庭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其二曰若國家更爲後圖未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鵶以自萬舂以南廣事屯田預爲儲

積募其驍悍立爲部伍彼既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
奇兵破其疆埸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
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舂
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淫暴
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忌害忠直闔境嗷然覆亾可待乘
間電掃事等摧枯其三曰若欲更存遵養且復相時則
宜還宗鄰好申其盟約安民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
觀亹而動斯乃長策遠馭坐自兼并也書奏周主引開
府儀同三司伊婁謙入内殿從容謂曰朕欲用兵何者
爲先對曰齊氏沈溺倡優躭昏麴蘖其折衝之將斛律

明月已斃於謗口上下離心道路以目此易取也乃使譙聘於齊以觀釁其叅軍高遵以情告齊人齊人留譙等不遣經濟類編

李靖將兵伐梁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水城投之大獲舟艦靖使盡投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籍其用柰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拒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援兵見舟艦果驚不進銑內外阻絕乃降嘉

李光弼奉詔守太原御史崔衆不以時交軍又傲易光弼命斬之三軍股栗已史思明將兵十萬攻太原光弼所將不滿萬人諸將請修城以待光弼曰太原城守四十里賊垂至而修之是自困也乃於城外鑿壕自固作塹數重衆莫知其觧及賊攻城光弼因以增壘城壞輒補思明攻圍月餘不能下選驍銳爲遊兵戒之曰我攻北則潜趍南攻東則潜趍西而光弼整暇雖寇所不及警不懈不得間光弼軍中有小技募取之人盡其用得善穿地穴者使之賊爲梯衝土山以攻城城中先爲地

道迎之近城輒陷又作大駁飛巨石一發斃數十人賊死者衆乃退營久之光弼遣人詐約降而穿地道環賊營四周至期遣裨將將數千人如出降狀賊方屬營中地忽陷死者千餘人大驚亂官軍鼓譟乘之俘斬萬計會安慶緒召思明歸范陽留別將圍守光弼出擊大破之太原圍解是後也光弼於城隅張幄日經府門不入圍解後三夕乃還寢嘉謀錄

尹子奇復寇睢陽張巡擊走之子奇引兵圍睢陽益急張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所守正有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力戰而賞不酬勳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勵請奮巡

乃椎牛饗士盡軍出戰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廵欲射子奇而不識乃剡蒿爲矢中者喜謂廵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喪其左目幾獲之子奇乃收軍還 史編

郭子儀使牙將李光瓚說回紇欲與共擊吐蕃回訖不信曰郭公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衛從子儀曰此適足爲害耳郭晞扣馬諫曰大人國之元帥柰何以身爲虜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

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以鞭
擊其手曰去遂與數騎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大
帥藥葛羅執弓注矢立於陳前子儀免胄釋甲投鎗而
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
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
薄柰何負約深入吾地棄前功結後怨背恩德而助叛
臣乎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
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
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來今
皆不然懷恩又爲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

因說之曰吐蕃無道所掠之財不可勝載馬牛雜畜長
數百里此天之賜汝也全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冨爲汝
之計孰便於此不可失也藥葛羅曰吾爲懷恩所悞負
公誠深今請爲公盡力以謝過然懷恩之子可敦兄弟
也願勿殺之子儀許之回紇觀者爲兩翼稍前子儀麾
下亦進子儀揮手却之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藥葛羅
使子儀先執酒爲誓子儀酹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
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陳前家
族滅絕盃至藥葛羅亦酹地曰如令公誓於是諸酋長
大喜曰軍中巫言此行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

令果然矣遂與定約而還吐番聞之夜遁回紇遣其酋長入見天子藥葛羅帥衆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戰於靈臺西原大破吐番殺獲萬計詔罷親征京城解嚴初肅宗以陝西節度使郭英乂領神策軍使魚朝恩監之英乂入爲僕射朝恩專將之及上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得與北軍齒至是從上屯苑中其勢寖盛分爲左右廂居北軍之右矣子儀恐懷恩驍將逃入外夷請招之上赦其罪詔回紇送之懷恩之侄名臣自回紇以千餘騎來降黨項帥鄭庭

赦德等亦詣鳳翔降唐紀
史思明分軍四道濟河會於汴州李光弼方巡諸營聞
之入汴州謂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汴州叔冀與
戰不勝遂降之思明乘勝西攻鄭州光弼整衆徐行至
洛陽留守韋陟請留兵於陝退守潼關光弼曰兩敵相
當貴進忌退今無故棄五百里地則賊勢益張矣不若
移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表裏相應
使賊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勢也判官韋損曰東京帝宅
柰何不守光弼曰守之則汜水崿嶺龍門皆應置兵子
爲兵馬判官能守之乎遂牒河南尹帥吏民避賊而帥

軍士詣河陽時思明遊兵已至石橋光弼當石橋而進
部曲堅重賊不敢逼夜至河陽有兵二萬糧纔支十日
光弼按閱守備部分士卒無不嚴辦思明入洛陽城空
無所得遂引兵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挑戰謾罵光弼
光弼使裨將白孝德斬之以歸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
日出浴河南循環不休光弼命索軍中得牝馬五百匹
縶其駒而出之思明馬見之悉浮渡河盡驅入城思明
怒泛火船欲燒浮橋光弼先貯百尺長竿以巨木承其
根氈裹鐵叉置其首以迎火船而叉之船不得進須臾
自焚盡思明屯兵於清河欲絕光弼糧道光弼軍於野

水渡以備之既夕逐河陽留兵千人使將雍希顥守其柵曰賊將高庭暉李日越皆萬人敵也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喩皆竊笑之既而思明果謂日越曰李光弼長於憑城今出在野汝以鉄騎霄濟爲我取之不得則勿返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問曰司空在乎希顥曰夜去矣日越曰失光弼而得希顥吾死必矣遂請降希顥與之俱見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庭暉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爲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庭暉才勇過於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思

明復攻河陽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爲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何如光弼曰過期而救不至任棄之可也抱玉許諾勒兵拒守城且陷抱玉紿之曰吾糧盡明旦當降賊歛軍以待之抱玉繕完守備明日復請戰出奇兵夾擊殺傷甚衆時光弼屯中潭城外置栅栅外穿塹賊將周摯攻之光弼命鎮西行營節度使荔非元禮出勁卒於羊牛城以拒賊賊填八道開栅栅爲門光弼使問元禮曰中丞視賊填塹開栅晏然不動何也元禮曰司空欲守乎戰乎光弼曰欲戰元禮曰欲戰則賊爲吾填塹何爲禁之光弼曰善吾所不及勉之元禮俟栅

開師敢死士突出奮擊破之周摯復收兵趣北城光弼
入登城望曰賊兵多而不整不足畏也不過日中保爲
諸君破之乃命出戰及期不決召諸將問曰賊陣何方
最堅曰西北隅命郝廷玉當之又問其次曰東南隅命
論惟貞當之令諸將曰爾輩望吾旗而戰吾颭旗緩任
爾擇利吾急颭旗三至地則萬衆齊入死生以之少退
者斬又以短刀置鞾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
賊手萬一不利我自刎不令諸君獨死廷玉懐恩更前
決戰光弼連颭其旗諸將齊進致死呼聲動天地賊衆
大潰思明及摯皆遁去

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守州城者皆羸
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
然之十月遣掌書記鄭澥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
常侍良圖也愬乃命祐及李忠義帥突將三千爲前驅
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爲中軍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
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
殺其戍卒及烽子據其柵命士卒少休食乾糒整羈靮
留兵鎮之以斷朗山救兵又分兵以斷洄曲及諸道橋
梁復夜引兵出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吴元濟諸
將皆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祐姦計時大風雪旌旗裂

人馬凍死者相望人人自以爲必死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爲備四鼓愬至無一人知者祐忠義钁其城以先登壯士從之殺守門卒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遂開門納衆鷄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不信起聽於廷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始怯曰何等常侍能至於此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洄曲愬曰元濟所望者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愬

降攻牙城燒其南門民爭負薪芻助之門壞執元濟檻送京師且告於裴度申光二州及諸鎮兵二萬餘人相繼來降自元濟就擒愬不戮一人自官吏帳下厨廐之卒皆復其職使之不疑然後屯於鞠場以待裴度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怯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諭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爲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矜小務恤小

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愬儉於待巳而豐於
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唐紀
唐肅宗問李泌敵强如此何時可定對曰以臣料之不
過二年天下無寇矣上曰何故對曰驍將不過史思明
安守忠田乾真張志忠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巳今若
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
明志忠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
兩軍縶其四將願勅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
陛下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
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疲奔命必成擒矣肅宗悅唐史

憲宗時戎羯亂華詔下南梁起甲士五千人令赴闕下將起師人作叛逐其帥因團集拒命者歲餘憲宗深以爲患京兆尹温造請以騎往至其界梁人見止一儒生皆相賀無患及至但宣召赦安存一無所問然梁帥負過出入者皆不捨器仗温亦不誡之他日毬場中設樂三軍併赴令於長廊下就食坐筵前臨堦南北兩行設長索二條令軍人各於面前索上掛其刀劍而食酒至鼓譟一聲兩頭齊力抴舉其索則刀劍去地三丈餘矣軍人大亂無以施其勇然後闔戶斬之南梁人自爾累世不敢復叛 王氏見聞録

楊素用兵多權畧馭衆嚴整每將臨敵必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至百餘人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對陳先令一二百人赴敵或不能陷陳而返者悉斬之更令二三百人復進返亦如之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爲名將從素行者微功必録故素雖殘忍士亦以此願從焉史編

李泌謂肅宗曰臣絶粒無家禄位茅土皆非所望要爲陛下帷幄運籌收復京師後但枕天子膝睡一覺使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動天文足矣上大笑及南幸扶風每頓必令泌領元帥兵先發清行宮收管鑰奏報然後

肅宗至保定稍僻泌先於本院寐肅宗入院登牀捧泌首置於膝良久而覺上曰天子膝已枕矣克復之功當在何時泌遽起謝恩曰是行也以臣觀之假九廟之靈乘一人之威當如郡名必保定矣 杜陽雜編

唐廣德間懷恩至靈武收合散亡其衆復振上厚撫其家下詔曰懷恩勲勞著於帝室疑隙之端起自群小君臣之義情實如初但當詣闕更勿有疑懷恩竟不從遂引回紇吐蕃十萬衆入寇京師震駭會郭子儀自河中入朝詔子儀出鎮奉天召問方畧對曰懷恩勇而少恩士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因思歸之士耳懷恩本臣偏

裨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鋒刃相向無能爲也綱目
曹南院知鎮戎軍日嘗出戰小捷虜兵引去瑋偵虜兵
已去遠乃驅所掠牛羊輜重緩驅而還頗失部伍其下
憂之言於瑋曰牛羊無用徒縻軍不若棄之整衆而歸
瑋不荅使人候虜兵去數十里聞瑋利牛羊而師不整
遽襲之瑋愈緩行得地利處乃止以待虜軍將至迎使
人謂之曰蕃軍遠來必甚疲我不欲乘人之怠請休憩
士馬少選決戰虜方苦疲甚皆欣然嚴軍歇良久瑋又
使人諭之歇定可相馳矣於是各鼓軍而進一戰大破
虜使遂棄牛羊而還徐謂其下曰吾知虜已疲故爲貪

利以誘之比其復來幾行百里矣若乘銳便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若小慹則足痺不能立人氣亦闌吾以此取之夢溪筆談

仁宗時西戎方熾韓魏公琦爲經略招討副使欲五路進兵以襲平夏時范仲淹守慶州堅持不可是時尹洙爲秦州通判兼經畧判官一日將魏公命至慶州約范公以進兵范公曰我師敗士卒氣沮當自謹守以觀其變豈可輕兵深入耶以今觀之但見敗形未見勝勢也洙歎曰公於此乃不及韓公也韓公嘗云大凡用兵當先置勝敗於度外今公乃區區過慎此所以不及韓公

也范公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而乃置於度外仲淹未見其可誅議不合遽還魏公遂舉兵入界既而師次好水川元昊設覆全師陷沒大將任福死之魏公遽還至半途而亡卒父兄妻子號於馬首者幾千人皆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曰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識亦能從招討以歸乎既而哀慟聲震天地魏公不勝悲憤掩泣駐馬不能前者數刻范公聞而歎曰當是時難置勝敗於度外也（東軒筆録）

曹瑋爲將四十年未嘗少失利唃厮囉每望瑋所在合手加額契丹使過天雄部騎兵無敢馳驅初守邊時山

東名士賈同造璟客外舍璟欲挍邉郎同舍邀與俱同問從兵何在曰已具旣出就騎見甲士三千環列初不聞人馬聲同歸語人曰瑋殆名將也 史編

曲端御兵紀律極嚴張浚嘗按視端軍執撾以軍禮見閲無一人浚異之謂欲點視端以所部五軍籍進公命點其一部於庭間開籠縱一鴿以往而所點之軍隨至張爲愕然旣而欲盡觀於是悉縱五鴿則五軍頃刻而集戈甲煥爛旗幟精明浚雖奬而心實忌之 齊東野語

南俗尚鬼狄武襄征儂智高時大兵始出桂林之南道旁有一大廟人謂其神甚靈武襄遽爲駐節而禱之因

祝曰勝負無以爲據乃取錢自持之且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面也左右諫止儻不如意恐沮師武襄不聽萬衆方聳視已揮手倏一擲則百錢盡紅矣於是舉軍歡呼聲震林野武襄亦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即隨錢疎密布地而釘帖之加諸青紗籠覆手自封焉曰俟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破崑崙關敗智高平邕管及師還如言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字錢也鐵圍山叢談

狄青戍涇原日嘗與虜戰大勝追奔數里虜恐壍過山踊知其前必遇險士卒皆欲奮擊青遽鳴鉦止之虜得

引去驗其處果臨深澗將佐皆憮不擊青獨曰不然奔亡之虜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謀軍已大勝殘寇不足利得之無所加重萬一落其術中存亡不可知寧可悔不擊不可悔不止青後平巔冦賊帥儂智高兵敗奔邕州其下皆欲窮其窟穴青亦不從以爲趍利乘勢入不測之城必有大敗將軍智高因而獲免天下皆罪青不入邕州脫智高於垂死然青之用兵主勝而不求奇功故未嘗大敗記功最多卒爲名將譬如奕棋已勝敵可止矣然猶攻擊不已往往大敗此青之所戒也臨利而能戒政青之過人處 筆譚

范仲淹字希文知開封府事聽事如神京師謡曰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每奏事多陳治亂歷詆大臣不法言者以仲淹離間君臣落職知饒州寶元中元昊叛上知其才兼文武起師延安日夕訓練精兵賊聞之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戎人呼知州爲老子大范謂雍也後知慶州時王師定川之敗議黜鄉軍仲淹令刺其手及兵罷還慶路皆復得爲農上以四路諸招討委之仲淹與韓琦謀必欲收復靈夏橫山之地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

破膽元昊聞而懼之遂稱臣談苑

宋景德時契丹陷德清軍逼冀州遂抵澶州邊書告急一夕五至寇準不發飲笑自如帝聞之大駭以問準對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遂畢士安力勸帝如準所請帝乃議親征召群臣問方畧時以虜寇深入中外震駭王欽若臨江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閬州人也請幸成都帝以問準準心知二人謀乃陽若不知者曰誰爲陛下畫此策罪可斬也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敵

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
我得勝筭矣柰何棄廟社欲幸楚蜀所在人心崩潰敵
乘勝深入天下可復保耶帝意乃決時欲擇大臣鎮大
名準薦欽若遂詔判天雄軍盖準以欽若多智恐妄有
所疑沮故出之帝在道又有以金陵之謀告者帝意稍
惑召準問之準曰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
日夜望鑾輿至士氣百倍若回輦數步則萬衆瓦解虜
乘其後金陵亦不可得到準出遇殿前都指揮高瓊曰
太尉受國厚恩今日有以報乎瓊曰願効死準復入瓊
立庭下準曰陛下不以臣言為然盍試問瓊瓊即奏曰

寇準言是準又曰機不可失宜趣駕帝乃晨發適苦寒左右進貂裘帝却之曰將士皆寒朕安用此帝至澶州南城望見契丹軍勢甚盛衆請駐蹕寇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亢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陣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高瓊亦固以請卽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益怖駭帝悉以軍事付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畏悅已而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

引去帝還行宮留準居北城下徐使人視準何爲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飲酒傳歌謔歡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契丹遣其臣韓杞持書以曹利用俱來請盟利用言契丹欲得關南地帝曰所言歸地事極無名若必邀求朕當决戰若欲金帛朝廷之體固亦無傷準不欲賄以貨財且欲邀其稱臣及獻幽薊之地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戎且生心矣帝曰數十年後當有扞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準尚未許會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乃許其成復遣曹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帝曰必不得

巳雖百萬亦可準聞之召利用至幄謂曰雖有勑旨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至契丹軍蕭太后謂利用曰晉畀我關南周世宗取之今宜見還也利用曰晉周事我朝不知若歲求金帛以佐軍尚不知帝意可否割地之請我不敢以聞契丹政事舍人高正始遽前曰我引衆以來圖復故地若止得金帛而歸吾愧吾國人也利用曰子盍爲契丹熟計使契丹用子言恐連兵結釁非國利也契丹猶覬關南遣其監門衛大將軍姚東之持書復議帝不許而去利用竟以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成約而還戒諸將勿出兵邀其歸路契丹遣其閤

門使丁振持誓書來以兄禮事帝引兵北歸
寇萊公旣逐死家無遺文嘉祐中始得奏章一紙曰臣
奉聖旨擘畫河北邊事及駕起與不起如起至何處者
一近邊奏契丹遊騎已至深祁竊緣三路大軍見在定
州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又在威虜軍等處東路深
趙貝冀滄德等州別無大軍駐泊必慮契丹漸近東南
下寨輕騎打刼不惟老小驚駭便恐盜賊團聚直至大
名府以來人户驚移若不早張軍勢竊恐轉啓戎心臣
乞先那起天雄軍馬萬人令周營杜彥鈞孫金照將領
往貝州駐泊或恐天雄軍少且起五千只令孫金照部

轄若虜騎在近即近城覓使襲擊兼令問將文字與石
普圖承輸照會掩殺及召募強壯入虜界繞蕩鄉村仍
照管南北道多差人探候契丹次第聞奏及報大名一
則貴安人心二則張軍勢以疑敵謀三則邊將聞三師
北來軍威益壯四則與邢洺不遠成犄角之勢一隨駕
諸軍扈衛宸居不可與犬戎交鋒原野以爭勝負天雄
至貝軍卒不過三萬人萬一契丹過貝下寨遊騎益南
朗湏那起定州軍馬三萬以上令桑賛守結陣南來鎮
州及令河東雷有終將兵出土門路與賛會合相度事
勢緊慢那至邢洺方可聖駕順動且幸大名假萬乘之

天聲合數路之兵勢更令王超等於定州近城排布照
應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作會合次第及依前來畧
降指揮牽拽一恐契丹置寨於鎮定之間則定州軍馬
抽那不起邢洛之北遊騎侵掠大名東北縣分老小大
段驚移須分定州三路精兵令在彼將帥會合及令魏
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漸那向東傍城寨牽拽如此則
契丹必有後顧之憂未敢輕議懸軍深入若車駕不起
轉恐夷狄殘害生靈如蒙允許亦須過大河且幸澶淵
就近易爲制置會合兼控扼津梁右臣叨列宰司素無
奇畧既陳淸問合罄鄙誠伏唯皇帝陛下睿智淵深聖

猷宏遠固已坐籌而決勝尚能慮巳以論謀無彼犬戎頗乏糧糗雖恃腥羶之衆必懷苟且之憂豈敢不顧大軍但啚深入然亦慮其凶狡須至過有防虞煩瀆天威伏增戰慄 後山叢譚

初劉錡赴東京率所部王彥八字軍三萬七千又殿司卒三千自臨安泝江絕淮至渦口方食忽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聞金人敗盟南下錡與將佐捨舟陸行先趨三百里至順昌城中諜報東京巳降知府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乃與規議斂兵

入城爲守禦計時八字軍以將駐於汴皆携孥以行至
是錡召諸將問計諸將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鋭
遮老稚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爲金
所陷幸吾全軍至此有城可守柰何棄之吾意決矣敢
言去者斬惟部將許清奮曰太尉奉命副守汴京軍士
扶携老幼而來不如相與而努力一戰於死中求生也
議與錡合錡喜乃鑿舟沉之示無去意寘家寺中積薪
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敵手也分命
諸將守諸門明斥候募土人爲間探於是軍士皆奮男
子備守戰婦人厲刀劍爭呼躍曰平日人欺我八字軍

今日我當與國家破賊立功時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
上躬自督勵取劉豫時所造癡車以輪轅埋城上又撤
民戶扉周匝蔽之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焚之凡六日
粗畢而金兵已涉潁河遂圍城錡預於城下設伏擒敵
將阿黒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營白沙窩距城三十里
錡夜千餘人擊之連戰殺敵頗衆旣而金三路都統葛
王烏祿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而薄城錡令開諸門
金人疑而不敢近初錡傅城築羊馬垣穴垣爲門至是
與許淸輩蔽垣爲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於城或
止中垣上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自城上或垣門

射敵無不中者敵稍卻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時順昌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於李村錡遣閻充募壯士五百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往或請銜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爲器如市井兒以爲戲者人持一爲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吹器聲即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兀朮在汴聞之即索靴上馬帥十萬衆來援錡會諸將問計或言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規曰朝廷養兵十

五年正爲緩急之用況已挫敵鋒軍聲稍振雖寡衆不敵然有進無退錡曰府公文人猶誓死守況汝曹耶且敵營甚邇而兀朮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衆皆感動思奮曰惟太尉命錡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捷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殺汝今置汝綽路騎中汝遇敵則佯墜馬爲敵所得敵帥問我如何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和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遇敵被執兀朮問之對如前兀朮喜曰此城易破耳即置鵝車砲具不用而

械戚等還錡兀术至城下責諸將喪師衆皆曰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元帥臨城自見錡遣耿訓約戰兀术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汝城直用靴尖趯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兀术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錡果爲五浮橋於潁河上且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飲於河飲者夷其族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酋各居一部時大暑敵遠來疲弊晝夜不解甲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之錡士氣閒暇軍皆番休方晨氣清涼按兵不動逮未申時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

人出西門接戰俄遣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統制官趙撙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鬬入其陣乃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明日兀朮拔營去錡遣兵追之死者數萬方大戰時兀朮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為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擁之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卻官軍以鎗標去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皆女真為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為錡軍所殺

自辰至申敵敗錡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絕
乃出飯羨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
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棄屍斃馬血肉枕籍車旗器
甲積如山阜兀朮平日所恃以爲彊者十損七八至陳
州數諸將之罪皆鞭之遂還汴既而洪皓自金密奏順
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魂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
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
兀朮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

綱目

岳飛討楊幺將至潭州乃先使招諭之幺部將黃佐率

所部降飛遣歸招其餘黨及至鼎州楊欽受招亦降獻計云么所恃者舟楫如望三州大小德山之類非一丈水不可行洞庭湖水舊不及丈么置堰閘十餘年所以瀰漫欽本任閉塞盡知其詳乞二十人往開堰水入大江使船不能動又么船皆用車輪乞以青草數百萬束散之湖中其輪必窒飛從之兩月果破賊 孫逌編鄂王事

宋夢澤中盜楊么最桀黠浮大舟湖中爲大輪激水行如飛旁置撞竿舟當之輙碎衆數十萬岳飛請於都督張浚討之伐君山木爲巨筏布諸港汊浮腐木亂草於上流蔽江下遣吏士擇水淺處罵挑之賊乘舟來薄木梗塞

輪礙不得麾擊之奔港又爲大筏所拒不得入官軍乘筏張牛革蔽矢舉巨木撞盜舟舟盡壞么没水牛臯疾入水擒斬之盡降其衆八日盜平嘉謨録

岳飛奉命討太而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諭之其黨黄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君與戰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单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歸湖中視其果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至潭州席益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

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盍懃而止黃佐龔周倫砦
殺之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受王瓌令
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
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
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朝旨召張浚還防秋飛
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
少留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
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
短攻所長是以難若以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
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

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敵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全琮劉詵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遣之去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太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得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太技窮赴水死飛入賊壘餘酋驚曰

何神也俱請降衆凡二十餘萬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捷書至潭浚嘆曰岳侯神筭也黄誠斬楊太首挾鍾子儀周倫詣浚降湖湘悉平初太恃其險官軍自陸襲則入湖水攻之則登岸因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讖云○奇哉武穆之敗劉豫也不廢一鏃不遺一矢而所費用者不過蠟書之半紙耳何其識之高而筭之神耶彼兀朮劉豫特武穆掌中之玩物耳當兀朮發憤以責劉豫怕死以求生斯時也武穆知之否乎君曰知之武穆必爲之絶倒耳雖然武穆既敗劉豫則中原空矣於時郎當

連督諸將乘時進取則中原唾手可復矣中原既復則金虜失其屏蔽所謂唇亡齒寒瓶罄罍恥是也夫何高宗一以懦弱自處不聽忠良之謀其不足與有爲而徒起君子不平之忿於千古 綱目

徐太傅追元順帝將及之忽傳令班師常遇春不知所出大怒馳歸告上曰達反矣追兵及順帝而已之其謀不可測也太傅度遇春歸必有變乃晋兵鎮北平而自引軍歸駐舟江浦仗劍入謁帝時方盛怒宿戒閽吏曰達入愼毋縱之達既入未見帝自疑有變乃拔劍斬閽吏奪關而出帝因使人釋其罪令内謁達不可於是帝

不得已枉視於舟中達因進曰達有異圖不啓今日雖日晚矣然吾臨江鞫旅亦能撫有江淮顧弗爲耳且吾之不擒元帝亦籌之熟矣彼雖微也嘗南御中國我執之以歸汝曷治焉天命在爾已知之矣顧達何人敢以自外帝重感悟結誓而去 皇明通紀

姚廣孝爲文皇治兵作重屋周繚厚垣以瓴甋鉼缶窖甃之口向內其上以鑄下畜鵞鴨日夕鳴噪迄不聞煆聲文皇嘗至燕邸聞地道下有金鼓聲驚悸至疾

明正統間韓中丞雍兵入大藤忽青袍方巾數十人出林中執香拜伏軍前之曰我等悉良民向執公役爲賊

掠至官軍累征未嘗深入無緣殄滅今公至此我等必得脫穽鑊矣韓厲聲曰爾等皆賊敢欺我耶命悉裸而斬之果皆有短兵藏於衣乃盡支解之隨兵入路散懸身首於樹夾道不絕峽中酋聞之驚呼曰天神至矣極力拒敵不支遂平之韓公膽力絕人初得賊斬之即取其頭傾腦飲之却命將校飲之多不能也又兩司官集議兵適引賊數人公握刀付一布政曰公可手斬此賊布政戰縮公咲曰公譚兵何美殺一係囚猶爾臨陣當何如即自持刀連斷數人頭衆懼有眩絕者故軍中與賊皆畏之如虎比聞其死神之爲神東談

歲隆慶庚午秋九月北虜把漢那吉來降唯時宣大總督臣王崇古大同撫臣方逢時胥遣官併具揭帖飛報元宰新鄭高拱謂今有虜酋俺嗒親孫把漢那吉率妻奴八人來降稱是伊祖奪其新婦因而抱犢逃投中國譯審是的議當如何且即言易趙全事予問老酋動靜若何待孫若何曰老酋愛其孫甚而其妻之愛之也更甚老酋畏其妻昨那吉之來以老酋故其妻以柴木擊之曰即中國要汝頭吾當與之吾只要吾孫也新鄭喜而符策矣乃復書王方二邊臣謂虜酋款塞數百年所無若遂與之則示弱損威挑松寨之事可鑒也若遂殺

之則阻順樹敵石天爵之事可鑒也若徒明言易趙全等亦未爲可蓋虜酋來附自當撫育之不然仍執還之而以易一二叛徒與夷狄市大非中國體只將來歸者厚其服食供用使過所望而歆豔大國富貴而吾又開誠信以深結其心其奶公者既能嗾那吉來則其人必可用又刼老酋之孫來則必不敢歸以可用之人而懷不敢歸之心則吾可許之以他日之利而令其佐吾今日之許倘其密陳計策得圖老酋則便可與之銜秩使佐那吉永爲吾中國屬以名號於沙漠之間如此則彼既樂用而那吉心安至如老酋者聞吾之厚其孫也其

心亦必德我縱擁兵來索吾更藉以伸威市義豈不談
笑而懾服之況黃台吉素恨老酋之愛少子而始必歸
咎繼必坐視老酋遂可圖耳此子受中國名號又必與
黃台吉兩不相下互相吞噬吾中國益得以豫修戰備
若老酋必欲得孫勢必卑屈求順始令諜者旁諭以縛
歸趙全等事而彼此帖然踴躍一舉數得此今日事宜
之當然當然者也北吏部侍郎張四維王總督甥也新
鄭三語之爲轉致總督乃總督得虜情的遂以聞詔下
議本兵郭乾少司馬谷中虛具無成議新鄭力主總督
策遂得 旨依擬行當是時奄答爲趙全等唆誘業擁

兵來索宣大按臣姚繼可遂奏劾督撫總副等官通應
併究奉　聖旨除馬芳劉廷玉等兵部議覆王崇古免
究外方逢時年精才練輿論共推今指其致款曲於虜
營旣無實跡嫁禍患於宣鎮又無見人況虜酋執叛乞
降之時正當臨機設策之日夷情要難盡洩秘計亦不
得自明着照舊供職於是督撫諸臣始得安心悉計即
遣通丁鮑崇德直入虜營備述朝廷不殺伊孫之仁而
責伊台吉入犯之罪至許以執叛納款伊孫可還之理
唵嗒大喜而耳語崇德曰都是丘富趙全哄我到邊今
天朝恩厚如此我願執獻趙全等贖罪世奉貢號隨遣

夷使二人同崇德回報督府審實奏 聞得 旨虜酋
具見恭順伊孫准遣還仍給賞賜若干其乞封進貢一
節着邊巡等臣議妥來說當時噸嗒已將趙全李自馨
孟谷王趙龍劉四馬西川呂西川呂小老八人擒送入
邊矣那吉與老酋相持感泣而求封貢益切總督以書
報新鄭一議封貢幷請發落趙全等事新鄭曰趙全等
叛逆多年勾虜攻殺罪惡滔天着獻俘正罪於是督撫
等乃以趙全幷先獲張彥文九人者檻送來京新鄭邀
同官至射所叵審七人者皆俛首唯趙全李自馨有言
而李自馨者故生員也乃數言不能明者全一言明之

果驍驃異常新鄭謂全曰我要奏朝廷寬汝死令汝報
効能否曰能小的在虜用事多年也曾替他攻城掠地
使他得志他亦以衣食珍寶常常供奉我今為他一個
孩子送我性命恨不得生食其肉能相忘乎新鄭曰汝
能用多少人馬全曰兵貴精將貴謀在所用耳新鄭曰
汝且去遂送刑部獄中因思虜得吾人即用之知吾虛
實彼既稱久虜知情亦即可以得彼虛實不猶愈於夜
不收乎因而又思曰朝議洶洶封貢未行恐又惹紛亂
有防後着不如已之而活口現在乃不得一盡虜情亦
可惜也於是選伶俐曉事衛經歷九人使入獄中每一

人守一囚仍隔别不得相通日飲之酒而謂之曰高閣
老要上本饒汝死令汝立功汝須吐實獻謀因問虜所
長者何所短者何所幸中國者何所畏中國者何其將
略幾人是何姓名年紀各若干所領人馬各若干某强
某弱某與某同心某與某有隙其所計較欲如何中國
如何可以制伏以及居中用事在外間諜并纖悉動靜
悉皆問之曰各書一紙來於是九人如令行之囚甚悅
各盡其說每日暮九人者又各送揭帖至得虜情甚悉
至今封存焉暨法司以獄成奏上遣告　郊廟臨朝受
俘而磔諸市梟其首傳示九邊大小功臣陞賚有差但

是封貢之議府院科部各有異詞而虜人久候命不得
或生不測新鄭乃令中書官檢出　成祖曾封忠順忠
義等王故事其間勅諭之諄詳賚賜之隆厚纖悉皆備
乃召職方郎王緝至閣令持去以示本兵暨各議事乃
知　祖宗朝亦有此事而新鄭始力排衆議疏上得
旨依行俺嗒封順義王又加昆都力哈黃台吉官而貢
市議尚紛紛老把都死其婦頗有異志總督持書新鄭
新鄭謂來諭四事可從而無議者一可從而有議者二
難從者一夫與之以印使其相傳寶重此其可從而無
議者也用廣鍋不用潞鍋用以充賞而不用以開市庶

有限制而彼不可多得鐵其爲諸親乞賞亦宜議數一定不得再行添乞至於虜使之入聊慰俺酋之心奚不可者若夫老把都之婦既有異心聽其颺去彼既不貢吾亦不市切不宜委曲遷就招致其來况諸酋順服一老婦何能爲吾只加厚諸酋而於吉能之喪恩禮皆備彼必搖尾乞憐吾始數其罪而容之豈不便哉於是貢使入京議止而老婦旋亦馴服又俺嗒乞番經并討番僧講說總督書又來新鄭又謂番僧必須得人而厚遣之令其講說勸化必當順天道尊中國戒殺爲善僧又須用二人若止一人恐任其所言別無見証中有獘端

耳開市一節聞前此吾民欺共虜人得利甚多今須明禁不得如前誑罔致起事端即順義聞之亦當感悅時撫賞議未定黃酋又欲帶二婦人入居山後伊親屬夷虜總督請策新鄭則以各酋既順黃乃孤雛耳便須厚賞遣還不必狥之可也大抵盈庭哄沸動輒以宋人講和為比非新鄭一力主持不偕也嗟乎宋人不得已而求和其機在虜今虜求貢納款其機在我直許之而已賞之而已何以語和哉又　先帝禁馬市者謂如庚戌後官與市之者也今所云開市不過如遼東故事與民互市耳又虜情十二端總督飛騎來議新鄭曰其中可

從者有一難行有一還當審處盖貢使入京端不可開此難行者也撫賞窮夷宜稍從優厚但賞格未明彼初尚知恩久則執例需索不如議格爲便此所當審處者也其餘則公議是已其所不可從者有一盖鍋釜彼所必用若如前議量與廣鍋此亦未爲不可其餘則公議是已時套虜吉能亦款塞乞封貢三邊總督戴才上其事新鄭又貽邊總督書曰貢市一節公意謂止行於宣大而不行於三邊僕則以三邊宣大似難同異宣大之市方開而三邊之搶如故豈無俺答之人稱吉能而搶於邊者乎亦豈無吉能之人稱俺答而市於宣大者乎

願熟計之於是兵部議上得　旨俞允而邊事協一矣
俺荅又擒趙全餘黨趙宗山等四人張哲等十八人來
獻至是王總督乃上疏叙内外文武有功官而以内閣
爲功首兵部覆稱内閣高拱竭忠體國用夏變夷功當
特叙厚加陞蔭　上發閣擬票新鄭揭稱虜酋奉貢稱
藩古今希曠然乃　皇上盛德神武所致臣等何敢貪
爲巳功特賴　皇上明斷俾邊臣條策得成厥終即今
貢市巳竣三陲寧靖微勞少効仰報隆恩初非有所與
幸玆亦不敢矯餙也又臣等力贊封貢意實有在其説
蓋有三喜則附㺚怒則反噬原非可以禮樂馴法度禁

者也嘉靖十九年忽然求貢貪市比時朝筭少訛遂致斬使激怒入犯宣大山西薊昌甚或直抵京畿三十餘年迄無寧日土荒民散帑竭士疲中原敝極矣此近歳覆轍也今日天使來降　朝廷處置得宜外消邊釁内壯國威此其一焉況時當全盛彼且輸誠叩首稱臣請貢較之往歳呼關要索者萬倍不同乃可阻其向順之意以見短示弱於彼耶故直受而封錫之可以昭盛可以全尊即九夷八蠻聞之亦可以堅其畏威歸化之心此又其一　然斯二者尚非要領之圖本意之所在也夫虜自庚戌猖獗以來　先帝憂切北顧而卒無勝筭者

非徒職臣苟且抑爲虜情不測左右支吾不暇脩備今虜旣効順受吾封爵聽吾節制正宜乘此閒暇積錢糧治除隘練將馬整器械開屯田理塩法出國中什一之富以收胡馬之利招中国携貳之人以散勾引之黨更有沉機密畫不可明言者皆得次第行之虜縱黠敢有渝盟之理彼尋盟我仍得以覊縻之彼若陸梁我遂有問罪之師伸縮進退綽綽有餘此皆要領之圖本意所在是在本兵及邊方督撫將領諸臣加意而已苟偷安一時沿習故套不唯機會一去不可再得而從此邊備廢弛久愈難振萬萬不可藥救而臣等一念謀國之忠

翻成誤國之罪矣伏望　勑下兵部嚴餙各該督撫將領諸臣務要破格整頓毋得因循致誤仍乞賜勑一道戒諭邊臣責其成効此後再乞每年特差才望大臣或風力科道官二三員分投閱視要見錢糧比往積下若干險隘彼往增葺若干將馬比往添閑若干器械比往整造若干其他屯田鹽法以及諸事比往廣拓若干明白開報若果著有成績當與擒斬同功若果仍前塞責當與失機同罪而必不可赦如是則邊方之實政日舉中國之元氣日壯邊徼幸甚天下幸甚奏上得　旨如議忽又傳黃台吉索史夷事總督報新鄭新鄭荅之謂

威不立則惠不行今觀黃酋初遲遲不受封賞拗悍可知而今又索史大官乃為故無賴之狀以挑我耳從之是示弱於黃史吾屬夷而竟不能護庇又示弱於史況俺荅既已心服昆都吉能既以帖服何有於黃酋獨夫哉但不必驟與之惡做只以理諭之陰折其驕悍之氣如其不悛吾將合史大官之衆與之決戰何難摧一孤雛只待其計窮求活乃施以不測之恩又使之過望而深喜豈不亦筭勝始終耶于是督撫如計行黃酋亦遂馴帖乃吉能欲搶西番甘肅撫臣廖建節奏恐道出本境邊外為患欲令宣大總督禁束崇古以為言新鄭因

語本兵曰禁虜搶難而套虜亦委諸宣大總督更難姑寢勿覆乃以書遥檄王總督曰黃酋頗驕悍且孤難叛似宜借史夷事稍抑之待其調帖乃已吉能搶西番業已令本兵立案不覆矣又寧夏撫臣羅鳳翔奏欲給虜官俸總督爲言新鄭曰趣此官服亟脩内備此今日明公事虜不足討也况虜非吾族類封貢市明是羈縻之術初則人盡難之而以宋時講和爲觧及見事成又議令支俸可咲也又令寢不覆矣盖至是而諸策皆盡邊事且寧貢市以時中外晏謐曩之面梗與腹誹者一抹忻忻耳是舉也非總督王崇古之弘才赤膽孰能斡旋

非元宰高拱之正直朴忠孰肯主持追憶始事時訩訩嘈嘈而新鄭公知有國不知有身知事機可惜不知利害可慮孑然一軀力排衆喙成敗禍福誠莫覩其所歸賴　先皇明聖垂鑒不疑國勢奠安忠良結局歳可省百萬之帑金民可技百萬之性命廟堂得策而田野休粮已三年於兹矣即未知他日如何亦旣愜臣子仰報之萬一云豈非幸哉噫

劉氏鴻書卷之五十四

洛書